

答案

■汪 瑞

人,随意分享我的干粮。我从起初如临大敌,聚众驱之,逐渐变得因无奈而听之任之。没有自来水,我每次从溪边挑水回来,喘得如同一个年久失修的破风箱,胸口更是火辣辣的疼。

女儿家都是爱美的,但生存是如此艰难,以至于让人很难兼顾对美的追求。即便是夏季,迷彩服里也必须加穿秋衣秋裤,才不至于受凉感冒。在高原的日子,我几乎都是穿迷彩服度过的,迷彩服宽松、舒适、耐脏,经得起1天数百里、10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。只是迷彩服遮掩的身影从不见女子曲线窈窕,唯见与男儿一般的壮硕。

露宿渐渐成了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。我住过越野车的车座,那是战友们对女士的优待;住过卡车驾驶室,那是在机动过程中,我实在无法在挤满战友的简陋小屋中再挤进自己,无奈之下央求驾驶员把他的“居所”让给了我;我曾整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,因为身体朝向炉火一侧尚有暖意,朝向帐篷一侧则冰冷刺骨,不得不过来翻烤烘烤身体。20多年里,我一次次遇险,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,曾在某个达坂差点随卡车冲下万丈深渊;翻越另一个达坂时,又遇到了泥石流等危险……

在高原待的时间长了,渐渐习惯了高原的苦,也看淡了高原的险。但与家人分离的痛,对家人深深的歉疚,还是很难释怀。

孩子自幼交父母帮助照顾。这些年,他们付出了多少辛劳不得而知。记得第一次离开孩子时,他还不满周岁。到车站后,他睁开懵懂的眼睛,脸上绽放出一朵灿烂的向日葵。母亲看着泪水涟涟的我和快乐欢笑的孩子,也红了眼睛。

当时,高原上通信不方便,偶尔才能与家人通一次电话。母亲告诉我,我刚离开家的那几天,无论孩子白天玩得多么开心,到了傍晚,一定如归巢的鸟儿

般寻找妈妈,但最终只能在失望中睡去。她还告诉我,每次只要在电视上看我留下的录像,孩子都会立刻认真寻找声音来源,兴奋地朝电视机爬去。母亲说,孩子会说话后,他只要在电视上看到女军人出现,就会叫妈妈;在街上看到男军人,会追上去叫爸爸。每一次,听到电话那头孩子唧唧的稚语,电话这头的我都会泪如雨下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孩子渐渐有了追随父母的能力。那年,在孩子的恳求下,我答应带他到喀什。不久,我踏上了去防区的路。丈夫也在边防连,家中只剩下孩子一个人。此后的日子里,他多数时候独自待在喀什那间被称作“家”的房子里,早起离家10多公里外的学校上学。他还告诉我,最开心的事是从学校回来飞奔到大灶,炊事班的叔叔还没有下班,他有饭吃了。后来,孩子不得已,还是回到了河南老家。

因为工作岗位不同,我和丈夫平时很难团聚。那年,丈夫执行任务途中不幸遭遇车祸,身上多处骨折。与此同时,我也接到了任务通知。他没有多说什么,只是默默支持我返回单位。

那些年,曾有数位战友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,与他们相比,我已经非常幸运。这就是高原边防,走进这里,便意味着艰辛、苦涩,意味着奉献、牺牲。

2013年8月,在军分区领导的安排下,我第一次乘巡逻艇行驶在班公湖面。正午的阳光,透过稀薄的大气层,带着刺目的光亮倾泻到湖面上。我静静地坐在甲板上,贪婪地看着周围的一切。湛蓝的湖水如柔软的丝缎,轻轻托起了巡逻艇;艇尾的湖水在螺旋桨的有力搅动中,化为一捧捧珍珠、一堆堆碎玉。放眼远眺,从艇边缓缓向后移动的群山,熟悉得如同自己手心的掌纹,浑圆的山峦仿佛是它们一成不变的模样。

两情相悦

那天,初秋的阳光刺破云层,洒在红海沟边防连营区内外。晨雾还未散尽,四周如纱般影影绰绰,略显苍凉。

吃过早饭,陈健与战友如往常一样,朝营区后院的马厩走去。“闪电,过来。”陈健话音刚落,一匹黑亮昂扬的高头大马奔驰而来。陈健温柔地抚摸“闪电”的背,轻笑两声。眼前这四匹温顺的马,性子实则刚烈,最难驾驭,不少战友都曾被他甩下,但陈健却将其“收入麾下”。

“哒哒哒……”一路向东,陈健和战友来到后山。马儿呼吸着清新的空气,轻快地在这片草地奔跑,这里俨然是最宜练习骑乘的天然训练场。

深阔的天幕下,群山逶迤,满目青翠,草色如浪潮般翻滚着涌向地平线深处,一眼望不到边际;不远处,羊群团团簇拥,好似巨幅毡毯(藏族手工生产的一种毛织品)徐徐铺开……

突然,一个洁白的身影映入眼帘,虽距离较远看不真切,但陈健只觉身形熟悉,很像妻子丁佳,又觉得可能性不大,果断摇摇头。

“嫂子怎么来了?”不一会儿,下士陈渊大声说。陈健一怔,心脏顿时怦怦直跳。他立刻松开缰绳,冲下山坡,朝丁佳跑去。只见丁佳身穿白色婚纱,伫立在苍翠的草色中,周身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光晕。

结婚8年,两人因种种缘由没拍成婚纱照。女儿出生后,这件事便一拖再拖,逐渐成为彼此未了的心愿。

战友们无意间得知此事,策划了这份惊喜。就这样,丁佳跨越数千公里,来到陈健守护多年的边防。这里群山静卧,四周沉寂。山腹中,一簇簇骆驼刺花围绕散落着散落在群山间的哨卡……万物皆在扎根、生长。

陈健即将服役期满。他时常和丁佳说:“我舍不得连队,也舍不得你。”丁佳理解丈夫的复杂情感。来到这里后,她好像读懂了陈健对大山的留恋、对家的不舍……

此时,太阳高悬在空中,大地均匀地呼吸起伏。陈健凝望着丁佳澄澈的

穿上婚纱来看你

■刘欣雨

眼眸,忆起初见时,这双眼眸带来的心动。尽管时光流转,两人眼角爬上了皱纹,但妻子的双眸美丽依旧。

蓝色穹顶下,陈健牵着丁佳的手,徜徉在绿色海洋里。丁佳洁白的裙摆,拂过寸寸青草和不知名的各色小花。风尽情地吹,草肆意地翻涌,天上飞鸟划过,留下一道弧线,到处隐忍着即将跃出地面、跳出天际的喜悦。她望着陈健,眸子闪着光:“你留下,我支持……”



姜晨绘

家庭秀

就这样
默默看着你眼中含笑的湖水
荡起一圈涟漪
像当年我们最初的相遇

让时间停住脚步吧
我们亲手折叠的幸福
正长出绿的叶
红的花

李李志配文

定格

新年伊始,军嫂李萍花前往陆军某部探亲。图为李萍花和丈夫胡知涛一起做手工,享受难得的团聚时光。

李江摄

说句心里话

青春底色

■朱诗雨

哥哥比我大3岁,小时候,有段时间我们放学后最盼望的事就是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剧《士兵突击》。看到热血的情节时,哥哥就跳到沙发上大喊:“我也要像许三多一样,手握钢枪、参军报国!”

有好几次,在我写作业时,哥哥突然认真地问我:“么妹儿,我以后要去当兵,你想不想去?”年幼的我回答他:“好,好。”我15岁那年,哥哥如愿穿上了军装,背着行囊坐上了军列。那天,我坐在教室里发呆,泪水模糊了视线——我的哥哥真的离开了家乡,去了很远的地方,去做他梦想中的“许三多”。

几个月后,我接到哥哥打来的第一通视频电话。我问他,部队里苦不苦。他笑着回答:“你哥变得更强壮了,下次我还要争优呢……”

看着哥哥满心欢喜的样子,我的眼眶渐渐湿润了。18岁的哥哥,终于实现了他儿时的梦想。

大学毕业那年,我也坐上了去部队的军列。一路上,我与哥哥打了很长时间电话。他讲起了自己第一次跑3公里、第一次投手雷、第一次爬战术、第一次实弹射击、第一次紧急集合,也讲起凌晨在雪地里冒着寒风站岗,讲起在野外

生存的挑战与艰辛……虽然不是第一次听他讲这些故事,可我依然像第一次听一样,格外认真。

“么妹儿,你为什么要当兵?”哥哥突然问我。

“我也想像你一样,手握钢枪,保家卫国。”我回答。

哥哥在视频另一端看着我笑,但我分明隔着屏幕看到他眼睛里有泪光闪烁。

就这样,22岁的我奔向了军营,像一颗闪耀着微光的星星,奔向茫茫的夜空。火热的军营、紧张的训练,让我的青春变得勇敢热烈。我时常站在绿色队列中,寻找哥哥和“许三多”的身影。

部队训练比哥哥形容的更加苦累,但每当我感到力不从心时,哥哥和“许三多”的形象就在脑海回荡,激励我不抛弃、不放弃,咬牙坚持下去。后来,我选择留队。欢送退伍老兵晚会上,响起了电视剧《士兵突击》的主题曲。在依依惜别的氛围中,泪水早已浸湿我的眼眶。

“手握钢枪,参军报国”,这是我和哥哥共同追求的梦想,亦是我们的青春底色。

情到深处

曾经有人问我,你主动放弃军区医院的优越环境到高原,后悔吗?我当时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:不后悔。过后,我反复问自己为什么这样说,却始终找不到答案。

20多年前,我主动提出调到被人们称为“生命禁区”的喀喇昆仑山腹地工作。我希望成为高原边防军人中的一员,为他们提供心理服务。走进高原,也源于对戍守喀喇昆仑丈夫的思念。结婚数年,我们每年见面的时间屈指可数,联系也很不方便。每次收到他寄来的信件,我都格外珍惜,从字里行间体会他的深情。那些年,一向健康的我先做了肝叶切除术,又患了绒癌。历经生死劫难后,我突然想到,我还没有来得及和自己的爱人真正享受过相依相伴的甜蜜。来到高原,与爱人相伴,哪怕日子再苦也会是甜的。直到我走到领导面前,请求上高原守防的那一刻,所有关于高原的描述对我而言,都只不过是一个个形容词而已。

我第一次走进喀喇昆仑山,是1999年。那天,我颠簸跋涉了10多个小时,到某点位时,不知道是因为疲惫,高原反应还是惊惧过度,双腿腿软得没有一丝力气,差点瘫倒在地上。

边防团条件艰苦,自组建以来,还从未有过女兵守防的历史。战友们几乎都不相信,我真的能够和他们一起坚持下去。

在高原过的第一夜,我蜷缩在冰凉的被窝里,茫然凝视着因漆黑而显得空洞的空间,耳中听着窗外不断呼啸的狂风,眼泪悄悄爬出眼角,浸湿了枕巾。

真正走上高原才知道,高原的苦如同黄连的汁液,点点滴滴渗透到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微之处。我的宿舍安在了药材库,时常有老鼠从门缝中悠然出



丝丝关爱拨心弦

■孙 朕

整理了很多遍。去部队那天,母亲跟在我身后,悄悄地抹眼泪。我登上火车,透过窗户看她,才发现她一边擦泪,一边奋力地朝我招手。那一刻,我的视线也变得模糊起来……

记得第一次休假回家,尽管一路颠簸,但我的心情依然非常兴奋。傍晚时分,我终于见到了母亲。她早已做好饭菜,等着我回家。晚饭后,我穿上特意带回家的军装给母亲看。母亲眼中充满了欣慰,不住地赞叹,仔仔细细地围着我打量了好几圈。

“哎呀,有颗扣子松了!”母亲说。“衣服穿久了,扣子难免松。”我说。母亲却有些着急:“万一掉了多麻烦!”她一边说,一边找来针线筐。“妈,等我回单位再缝吧,咱家没有这种颜色的线。”我提醒母亲。母亲迟疑了片刻,但还是唠叨起来:“等掉了再缝就晚了。”我无奈地笑了笑,只好由着母亲。

那晚,母亲翻找了好一会儿,才从往年绣花用的彩色丝线中,找到了一根与军装颜色相似的线,认真缝起来。我坐在一旁,静静地看着母亲穿针引线。她

家人

那年夏天,我收到了入伍通知书。母亲起初格外欢喜,可不久便盯着桌上的合影陷入了沉默。这张照片是我和母亲前一天特意去照相馆拍的。她说,我当兵一走得几年,要拍张合影留个念想。

这是我头一回离开母亲。她很快便开始为我张罗行囊。小到牙膏、毛巾、香皂这些生活用品,她都不放心地

